

第一章 坑爹的系統啊

「啊！」

陸家庭院裡，一聲嬌滴滴的驚叫擊碎了朝晨的寧靜。

推開正彎腰欲替她擦拭水漬的翠竹，趙芸芸低下頭一看，不偏不倚地，繡在腰間的牡丹花紋被潑了一灘水漬，倩麗的殷紅色霎時變作深沉的暗紅，哪裡還有半分嬌豔可言。

這可是整件衣裳最別具匠心的一處設計，她氣得咬牙切齒，柳眉輕顫，一根青蔥玉指直指朝她潑水的兩個小丫頭，怒斥道：「真是眼瞎了！該死的賤妮子！來人，狠狠地掌嘴，沒我命令不准停！」

兩丫頭本就傻眼，這會兒一聽更是嚇得小臉煞白，趕緊扔了竹水瓢，撲通跪下，一下接一下重重叩在地上。

「奴婢該死、奴婢該死！」

「三姨娘饒命啊，奴婢們真的不是故意的……」

她們不過是幹活時尋點樂子，玩鬧幾下，哪裡想到會觸怒到主子頭上，遭了這般橫禍。

可趙芸芸怎會聽得進半句求饒，她只顧心疼那件牡丹戲蝶廣袖雲緞裙，這可是昨兒才新送過來的，就等著今日老爺回府特地穿給老爺看，這下可好，一番心思全給白費了……

她知道了，這定是林熙母女對付她的詭計！

清脆的巴掌響哩啪啦傳入耳，眼看兩個小丫頭臉都快被抽腫，趙芸芸非但沒解氣，反而愈加火冒三丈。

別以為她不知道，平日裡，這兩個賤婢就跟陸言月那個小蹄子走得近，早就被洗腦，看她不慣，今日是藉機替人出頭呢，既是如此，那就休怪她不客氣了。

「下手這麼輕，怎麼，是早上沒吃飯嗎？」

執罰的丫頭聞言一激靈，再顧不得往日情分，一下比一下抽得重。

趙芸芸冷笑出聲，論出身，那林熙不過是一介商人之女，同她們這樣的官家出身不能比；論在府中地位，她們都是姨娘，林熙只誕下陸言月這樣一個丫頭片子，而她好歹為陸家添了唯一的子嗣，更不可相提並論；論美貌嘛，林熙自是不及她萬分之一！

可憑什麼林熙就能霸占老爺三五日不放，就憑她七年八載都治不好的一身病？還是憑她毫無血氣的一張死人臉？

趙芸芸越想越不服氣。

五月的天，燥熱得緊，縱然這會兒才辰時，烈陽也曬得人汗流浹背，她擦了下額角，揮起手帕，轉身走進涼亭，準備坐下好好欣賞這齣戲好消了這一肚子火。

翠竹見了急忙要阻止，可還是晚了一步，趙芸芸的屁股已經貼上了凳子。當即，一陣鑽心的疼襲來，她扯著嗓子嘶了聲，猛地從凳子上彈起。

「三姨娘，您還好嗎？」翠竹趕緊過來問。

趙芸芸氣得顫了聲，狠狠掐了翠竹一把，「死丫頭，也不知早點提醒。」

那邊幾個丫頭聞得動靜，紛紛回首看過來。

趙芸芸沒好氣地衝著吼了聲，「看什麼看？還不給我繼續打！」說到底，都怪這兩個賤婢，氣得她腦子都糊塗了，才忘了那件事……

趙芸芸朝近旁的翠竹示意了眼。

翠竹心領神會，對打巴掌的那兩人吩咐道：「妳們在這裡看著，沒三姨娘的命令，不得讓她們起身。」

「是。」

說罷，翠竹便扶著趙芸芸離開。

待人走遠，其中一個小丫頭忙不迭抓住掌摑她的那隻手，「好姊姊，人都走遠了，妳們就饒過我們這一回吧。」

「還說呢，不好好做事，在這裡瞎鬧什麼，這不，好端端地挨了這麼多巴掌。」求饒的丫頭聽這話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捂著漲疼的臉，惡狠狠瞪了眼趙芸芸離去的方向，道：「惡婆娘，活該她生痔瘡！」

一同受罰的另一個小丫頭嚇得趕緊捂住了她那張碎嘴，「還敢胡說！嫌挨的打不夠？」

求饒的丫頭掙脫開，不服氣地繼續嚷嚷，「我哪裡胡說了？妳沒看她剛才那個樣子，都不敢坐下，大夥兒沒說錯，她分明就是生痔瘡了。」

打人的也心癢癢，探頭望了眼四周，見沒人過來，才敢俯身湊過去議論，「這事我也聽過，不知道是從哪裡傳出的。不過，她若是真生痔瘡了，怎麼還敢穿成這樣去招惹老爺，被老爺知道了不是更丟人？」

「她這就叫『人不要臉天下無敵』！」

「噯！妳可少說幾句吧。」

這會兒，趙芸芸忍痛加快了步子，早已走遠，哪能聽見身後的閒言碎語。

她此刻正悶了一肚子火，也不知哪個嘴碎的，從昨兒起，就在府裡到處傳她生了痔瘡的事。

原本她是想今日打扮得嬌俏些，好博得老爺歡心，也順帶破了那些流言，沒想到途中出了這檔子事，如今倒好，非但沒破了流言蜚語，方才那一下，無疑是直接把這事給坐實了。

這都怪林熙母女！

等著，哪日被她抓著把柄了，看她怎麼千百倍還回去！

不過這事說來也奇怪，自從長了那東西，她壓根兒不敢隨意出門，就連買藥，也是讓翠竹趁夜色偷偷摸摸溜出去，按理說，這事理當只有她和翠竹兩人知道才對呀。

想到這，她突然停下，審視的目光看向翠竹，「當真不是妳傳出去的？」

翠竹一聽當即嚇破了膽，忙跪了下去，「三姨娘饒命，就是借翠竹十個膽子，翠竹也不敢往外傳啊。」

趙芸芸聽了，也不禁皺了皺眉，翠竹從小伴在她身側，若這丫頭都不能信，那世上怕是沒她能信的人了。

「罷了，快起來，扶我回去抹藥，還得再換身衣裳。哎喲，快疼死我了。」

曲水小院裡，一陣銅鈴笑聲從屋子裡傳出。

秋畫邊繪聲繪色說著方才庭院裡的事，邊樂得直不起腰。

這丫頭笑起來，一雙銅鈴大眼眯成了縫，還挺有感染力的，可惜碰上的是這事，陸輕雲想笑也笑不出，禮貌性回敬幾聲便低下頭繼續喝粥。

秋畫笑過後，終於記得問起，「對了，小姐，您怎麼知道三姨娘生了痔瘡的事？」

其實這事正是從她們院子傳出的。準確說，是昨兒個早上，小姐起床時突然跟她說了這事，還叮囑她在府裡四散出去。

趙芸芸平日囂張跋扈慣了，得罪不少人，因此才短短一日，這事就傳得府裡上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。

「呃……我、我看到了。對，我看到翠竹手裡拿著抹痔瘡的藥，便能猜到幾分。」

陸輕雲打著馬虎眼道。

「原來是這樣啊……」

不過自己就一直跟在小姐身後，怎麼小姐看到了，她倒是沒看到？秋畫不解地撓了撓頭。

陸輕雲摸了摸鼻子，默不作聲將視線挪向別處。

恭喜宿主！八卦任務：三姨娘生了痔瘡。散播人數：70/50。任務完成，獎勵女配光環加一，請宿主再接再厲！

冰冷卻故意夾雜幾分俏皮的系統提示音聽得陸輕雲心裡堵得慌。她這是造了什麼孽，穿成惡毒女配也就罷了，還偏偏綁定了這麼個坑爹的系統。

她正處在前不久才看完的重生女強文裡，五天前剛穿越過來，便發覺自己好死不死穿成了文中的惡毒女配。

原劇情裡，女主陸言月，也就是陸府的庶長女，經嫡女陸輕雲幾番陷害後，被迫下嫁給不學無術的遠房表哥，結果被夫家活活打死，一朝重生，陸言月只為復仇，一路扮豬吃虎，殺得陸輕雲措手不及，還來不及反應，陸輕雲就接連掉進了女主的陷阱。

高高在上的侍郎嫡女，竟混得與親人反目，被家族逐出，逼不得已下嫁作商人婦，走上了女主前世的路，最後慘死收場。

而女主陸言月知悉劇本，又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，以及閃死人不償命的女主光環，終於擊敗大反派，走上人生巔峰，與當朝二皇子修得圓滿，坐上東宮之主的位子。

穿來前，陸輕雲看文看得爽歪歪；穿來後，陸輕雲看自己只剩酸爽可言。

醒來第一天就對上女主看獵物的視線，於是不得不在半個時辰內，迅速接受了自己的淒慘命運。

她本想，只要自己夠鹹魚，老老實實做她與世無爭的侍郎千金，降低存在感，主角肯定沒法子上門找麻煩，萬萬沒想到，一個自稱「八卦系統」的坑人玩意先一步找上來。

金手指她是沒看到，無聊的八卦張口就來，可怕的是，陸輕雲不是要聽八卦，而是要散播八卦。

這不是閒著沒事幹，給自己找存在感嗎？

與她的生存理念極其相悖！

她試著與系統溝通，「系統大姊，不，大妹子，您那真不是八卦，您那叫窺探別人隱私，知道不？所謂八卦，那都是從別人口裡聽來的，只聽不傳才有樂趣。」系統給宿主發佈任務，宿主再將它散播出去，他人聽了，自然就成了八卦。難道不是這個道理？

「呃……你非要這麼說，倒是也沒毛病。不是，你怎麼那麼招人嫌呢？」

宿主每完成一個任務，獎勵女配光環加一，女配光環強大到能抵抗女主光環時，宿主就能成功擺脫女配宿命，這是筆划算的買賣。

陸輕雲不屑哼了聲，妥妥地奸商一個，這會兒怎麼不提失敗一個任務就得扣除兩點光環了？

穿過來五天，光環才剛漲成一，照這種蝸牛速度，怕是整本書演完了，她都打不過陸言月。

「小姐，奴婢看您都自言自語好一陣子了，可是有什麼心事？」秋畫湊上來問道。陸輕雲歎聲氣，搖了搖頭，也懶得再費口舌跟系統爭執，低頭端起碗，將粥水一口氣灌下肚子，抹了把嘴後起身。

「時辰不早了，秋畫，帶上東西，我們去給爹娘請安。」

陸老爺陸文修前幾日出了趟遠門，今早才回府，陸輕雲還扒拉著床褥不肯起身時，陸夫人就派人幾次送口信過來，說是讓她早些過去請安，最好是連早餐都別用了。可陸輕雲偏偏一再賴床，還不慌不忙地吃了個香噴噴的早餐，直到辰時末才肯出門。

倒也不是她懶惰，此舉是為了避免撞上女主，免得再次遇見修羅場。

正想著，突然前方就出現一個嬌俏的人影，臉是沒來得及看清，可頭頂那麼大光圈，倒是差點閃瞎了陸輕雲的眼。

不是，這姑娘不是回來復仇的嗎，復仇的人還有心思跟她比賴床？但眼下確實已經算晚了，不能再繼續耽擱了。

想了想，陸輕雲二話不說，立馬拉上秋畫躡進了小道。

秋畫對此舉百思不得其解，「小姐，我們為何不走明道，反而要穿這條小路？」

「珍愛生命，遠離女主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抄小道節省時間。」

秋畫這才算聽懂了，歡歡喜喜地跟在自家小姐身後，一邊想，看來小姐也不似面上那般不在意老爺看法，這樣就好，不能總讓那邊的庶女搶了風頭。

兩人緊趕慢趕地到了陸家夫妻的屋子外，陸輕雲整了整衣裳，正要敲門入內，身後卻傳來一聲親暱的呼喚——

「雲兒。」

陸輕雲身子一僵，強迫自己扯出十分笑意，回身看著來人，「喲，長姊妳來了。」
陸言月一走近便親切地拉起她的手，笑問：「雲兒，妳今日怎地來這麼晚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陸輕雲抬頭，看了眼陸言月頭上頂著的偌大光圈，又瞧了眼自己那細如髮絲，還隨時可能斷電的女配光環，嚥了嚥口水，心中道：路漫漫其修遠兮！

「我不小心睡過了頭。」她隨口一說，隨後嘆了聲，「長姊，妳手怎麼這麼燙？」

「昨夜不甚染了風寒，今早起來發了燒，不過已經無礙了。」

陸輕雲若有所思地點點頭，是她錯怪了人，這姑娘為了復仇，帶病請安，還是很努力向上的。

看她一臉複雜神色，陸言月總覺得心裡頭怪怪的，但又說不上來。

「雲兒，我們快些進去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兩人隨婢子身後走進，正好瞧見裡屋的羅漢床前對坐著兩人。

男子面容乾淨，雖上了年歲卻風采依舊，一身錦袍華服還未換下，托著茶盞，端坐在榻上，通身一股貴氣。

女子打扮得雍容，卻又不會過於張揚，只讓人覺著矜貴大氣，微微上揚的嘴角，乍一看就是和藹溫柔的人。

當然，這只是表象，陸輕雲可不敢忘記醒來那日，這婦人握著她的手，苦口婆心地教她怎麼討爹爹歡心，怎麼一步步陷害陸言月，聽得她背脊發涼。

「給爹爹、娘親請安。」陸言月衝上首兩人福了福身子。

陸輕雲較她要慢上一拍，但也規規矩矩行了個萬福禮。

陸文修欣慰點點頭，看了看陸言月，視線又落到正傻愣愣盯著他的陸輕雲身上，心想，這丫頭怎麼看他就像看個陌生人？

「怎麼？雲兒，幾日不見，妳就不認識爹爹了？」

驀然被點名，陸輕雲回過神，眼珠子一轉溜，勾起唇角道：「是有些陌生了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才幾日不見，爹爹又添了幾許風采，幸好爹爹回來得早，再這樣下去，雲兒怕是真認不得您了。」

可不是嘛，初次見面，肯定陌生。

這通馬屁拍得陸文修猝不及防，剛送進口的茶水差點就噴了出來。

他清了清嗓子，板起臉道：「少來，我看不是爹爹添了風采，是妳拍馬屁的功夫見長了不少。」

陸輕雲沒皮沒臉地笑了笑。

一旁看著這父女二人的陸夫人也以手帕遮口，笑了一聲，「老爺，雲兒這馬屁可全拍在你身上了，從進來到現在，可沒看過我這個做娘親的一眼，妾身可妒忌著呢。」

還別說，這一通話倒真是讓陸文修生了些許得意，素來都是最小的兒子與他親近，每逢見到，總是一口一個爹爹的喊個不停，而兩個女兒都與自己娘親較為要好，

與他見面時大多有幾分拘束。

面上他不說，但心裡總歸是有些落差的，想不到今日回府，雲兒倒是變了個樣，短短幾句話要比往日裡親近得多。

當然，高興歸高興，他面上還是要裝好樣子的，「光會拍馬屁有什麼用，爹爹走前給妳們二人留的功課，做得如何了？」

這可終於說到點子上了。

陸言月在旁恍恍惚惚聽了大半晌，也沒釐清剛才是個什麼情況，這會兒一聽陸文修提到功課，立即吩咐身旁的冬雪將東西遞了過去。

眼瞧著自家兩個女兒也到了適婚年紀，臨走前，陸文修便特地讓她們各自繡一幅拿手圖樣。

陸言月呈上來的是一幅山河萬里錦繡圖，小小一塊錦帕上，草木鳥獸、山川江流，城池氣勢宏偉，百姓安康樂業，皆繡得栩栩如生，縱使陸文修不懂刺繡之道，也不免為之所驚歎。

「不錯，月兒這幅圖繡得著實好，爹爹甚為滿意。說吧，想要什麼獎賞？」

「月兒不求獎賞，咳咳，有爹爹這番稱讚，月兒已經心滿意足了。」陸言月邊說還邊咳了幾聲。

「月兒可是身體不適？」

陸言月低下頭，道：「謝爹爹關心，只是小風寒，月兒無礙。」

不料她這邊話音剛落，一旁的冬雪立即多嘴了幾句，「回老爺，昨日小姐為了這幅錦繡圖整宿沒睡，今早起來就發了燒，才剛覺著舒服些，就又惦記著來請安。」

「冬雪！」

聞言，陸文修面上覆了層慍色，想來，他對這兩丫頭是嚴厲了些。

「月兒，妳素來聽話，爹爹留的功課無不用心完成，不過還是要以自己的身體為重，妳姨娘常年臥病，若是連妳也這般，那我這個爹爹當得也太不稱職了。」一想起柔弱惹人憐的林熙，他這心腸又軟了幾分。

聞言，陸夫人餘光瞥了眼，嘴角泛起一絲冷笑，但稍縱即逝，也就無事到處看的陸輕雲不著意瞧見了。

陸輕雲自顧自地搖搖頭，暗歎這深宅大院的女人事業心太重，無時無刻都能上演一齣宅鬥大戲，不過女主這番苦肉計她倒是真真學會了。

那邊，陸言月福了福身子，道：「月兒謹記爹爹的教導。」

「嗯。」陸文修微微點頭，這回看向了陸輕雲，「雲兒，妳的呢？」

趕緊收回無處安放的目光，陸輕雲規規矩矩站好，吩咐秋畫也將東西送了過去。較之陸言月，她的錦帕上只有寥寥數語，除了節省二字，陸文修實在想不到還有什麼可誇的了。

他皺了皺眉，問：「雲兒，妳長姊花空心思繡了山河錦繡，妳就準備用這幾個字敷衍爹爹？」還繡得甚是潦草。

陸夫人趕緊也別過頭看一眼，不看還好，這一看臉色直線垮下，瞪了堂下丫頭一眼。

陸輕雲縮縮脖子，忙解釋起來，「爹爹，雲兒不似長姊那般手巧，繡不出那樣的壯麗場面，可又想著不能讓爹爹失望，所以才將自己最喜歡的詩繡在上頭，特拿來送給爹爹。這詩是雲兒對大濤的衷心企盼，爹爹肯定也喜歡。」

別的不說，她穿來這五日，花一日聽完陸夫人的「教導」和釐清處境，又花兩日掏空腦子憶起一首好詩，最後再花兩日繡出來，比前世躺平當鹹魚的時候可要勵志太多了。

陸輕雲倒是說得直白，惹得陸文修都不好發怒，只得低下頭去看詩。

宿雨清畿甸，朝陽麗帝城。豐年人樂業，隴上踏歌聲。

陸文修仔細品味一番，點點頭，「年豐人樂，政和民安，詩確實是好詩，爹爹就收下了。」他淡淡一笑，吩咐人將錦帕收好，「不過妳這投機取巧的本事，爹爹可不認同。就再多給妳十日，十日後將這幅踏歌圖交上，若還不能讓爹爹滿意，從下月起，妳……月例減去一半吧。」

一聽這話，陸輕雲整個人都不好了，罵幾句不好嗎？為啥這些長輩總愛打人零花錢的主意呢？

可當下她也只能垂頭喪氣地應下，「雲兒知道了。」

末了，似是為了安撫這兩人，陸文修又命人端出兩只錦盒。

陸夫人笑道：「這是妳們的爹爹特意帶回的禮物，還不快謝過。」

陸輕雲兩人聞言，趕緊福身謝過。

兩只錦盒，一只裝的是翡翠鑲金手鐲，雖不是陸輕雲喜歡的款式，但看那翡翠質地清澈，無疑是頂上乘的，肯定值不少錢。

再看另一只錦盒，裝的是一副翡翠耳墜，上頭還綴著珍珠，翡翠是好翡翠，珍珠也是好珍珠，就是量太小了，明眼人都看得出還是手鐲更值錢。

她這個爹爹也真是，端水也不知道端平了。

原劇情裡，陸文修讓姊妹二人自己選，無論是前世還是女主重生後，陸輕雲都為得到爹爹稱讚，選擇了退讓。

不同的是，前世女主拿到玉鐲還心有愧疚，重生後，女主拿的心安理得。

陸言月拿到玉鐲，陸文修自然樂得輕鬆，毫不吝嗇地大讚小女兒懂事謙讓，當然，轉頭也因此得到了林熙的溫香軟玉，豈不樂哉？

陸夫人也是個見過世面的，在她眼裡，區區一個玉鐲當然抵不過陸文修的稱讚，倒也覺著陸輕雲讓得划算。

大家都開心了，也就主動謙讓的陸輕雲不太高興，豈止是不高興，簡直是氣得心肝肺疼，直到死前最後一刻都還心心念著這只手鐲。

陸輕雲正思索著該如何選時，陸言月就走近她，笑道：「雲兒，妳年幼，妳先選。」

她看了眼錦盒，又望向屋內那三人，好似每個人都恨不得在臉上刻幾個大字——妳讓吧。

於是不多想，陸輕雲當即下了決定，「這手鐲真好看，那我選手鐲可以嗎？長姊。」

稱讚能換錢嗎？不能！

玉鐲子能換錢嗎？那必須的！

陸言月倒是一怔，沒料到她真能要手鐲，竟一時傻愣住了，好一會兒才回過神，意識到自己的失態，忙道：「好……那我就選耳墜吧。」

「謝謝長姊，長姊最好了！」

陸輕雲也不管屋內幾人的怪異視線，自顧自拿起手鐲就套在手腕上，朝陸文修夫婦揚了揚手，問：「爹爹，娘親，好看嗎？」

堂上二人扶額，「……好看。」

接著她又在陸言月跟前晃了晃，問：「長姊，好看嗎？」

陸言月微眯起眼，眸中閃過一絲冷寒，「好、看。」

陸輕雲笑著說：「我也覺著挺好看的。」

第二章 流言沸沸揚揚

直到回到曲水小院，陸輕雲還愛不釋手地摸著手鐲傻笑。

這下好了，就算她被扣月例也值當，就算日後離開陸家，也能做小段時日的富婆了。

秋畫望著在床上打滾得意的陸輕雲，又是為她高興，又是不免擔憂，「小姐，這樣是不是不太好？您今日拿手鐲，奴婢看老爺和夫人好像不怎麼開心。」

「傻丫頭，有什麼不好的。」陸輕雲翻身坐起，摘下手鐲遞給秋畫，「來，和我那箱銀子一起收好。」

秋畫聞言接了過去。

「長姊那人既不年邁又不年幼，我喜歡的為何要拱手相讓？別人怎麼看是別人的事，我哪裡顧得著，只要自己問心無愧就好。」

秋畫仔細咀嚼了這番話，倒是覺得有幾分道理，就是……那也不是別人啊，那可是小姐的爹娘。

她嚥下嘴邊的話，轉身就去將手鐲收好。

叮咚！新任務發佈：秦瑜圍獵時被自家馬兒尠蹶子。散播人數：0/100。

宿主宿主，請儘快完成任務。

「好好好，尠蹶子是吧？簡單。」陸輕雲伸個懶腰，喚了聲秋畫，「聽說秦……」

誰？陸輕雲一愣，騰地站起，忙問系統，「不是，你說誰來著？」

秦瑜哦。

就是那個殺人不眨眼、權力大無邊的終極大反派秦瑜？就是那個男女主事業路上的攔路虎，雙開金手指也只能在最後一章才打敗的大魔王秦瑜？就是那個……

「我懷疑你在搞我喔！」

接到新任務的第三天，陸輕雲還在屋子裡大眼瞪小眼地穿針引線。

起初見識到陸言月那幅山河錦繡圖，她就覺著那姑娘厲害，如今自己這麼親手一試，諛，就更加覺著陸言月厲害了。

能繡出那種東西的，絕非一般人，她這個一般人呀，就企盼自己的傑作能讓陸文修少扣點月錢就好了。

宿主，離任務過期只剩四日了，任務失敗，您將會被扣除兩點女配光環哦。

陸輕雲聽了毫不在意，「扣吧扣吧，大不了一夜回到解放前，也好過主動招惹活閻王。」

友情提示：女配光環降至負值時，一切將按原故事情節發展，再不可逆轉。

繡針刺破了陸輕雲的手指頭，她輕嘶一聲，吮著傷口，含糊不清問：「不可逆轉是什麼意思？」

就是宿主的命運已成定局，將無法再改變。

她試探性地問：「我完成再多工也沒用？」

是的。

她再問：「我必死無疑了？」

是的。

她愣了愣，道：「這麼重要的事為什麼不早說？」

是……您也沒問呀。

陸輕雲怒摔繡繡，「我要你何用！」

末了，哪裡還敢再耽擱，趕緊換了身輕便的衣裳，挎著自己的小包，拽起秋畫急匆匆出了府。

這種危險勾當自然不能跟自己的老窩扯上關係了。

盛都城裡向來就熱鬧，外加今日天兒好，街上人潮湧動，車馬絡繹不絕，人來人往的，沒有上百號人，也有七八十了，只要她敞開嗓子大喊幾聲，定能一口氣完成任務。

唉……就是怕小命難保。

沒下定決心前，主僕二人就這般漫無目的地在街上四處閒逛，直至走進一間茶樓，陸輕雲被大把圍在一起的人群給吸引。

只見一個著灰色長袍的男子坐在臺上，手搖紙扇，口若懸河。

「只聽三更鑼響，忽有一陣狂風捲進靈堂，登時，黃紙漫天飛起，兩盞長明燈相繼寂滅，堂內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見五指。這時，咚咚！」

「李家小兒聽見一陣作響，咚咚！當時就癱坐在地。你們猜怎麼著，小兒瞪著大眼，顫抖起手，指著靈堂上的棺材就說……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！」

說到正關鍵時候，說書人突然賣了個關子，拍響了醒木，座下一片噓聲起。

陸輕雲也被掃了興，鬱悶地撒開手裡那盤瓜子，心道：沒意思，就討厭他們這種講故事講一半的，都是套路。

她起身，跟其他聽客一樣就要往外走，衣袖卻突然被人扯住。

回過頭，只見秋畫正可憐兮兮地望著她，「小姐，那聲音是不是從棺材裡傳出的？是不是鬧鬼了？」

「他講的是鬼故事，當然……」陸輕雲突然停住，想到了什麼，片刻後，驀然嘴角上揚，拍了下秋畫的肩膀，讚許道：「秋畫，妳真聰明！」

「嘎？小姐，您什麼意思啊？」

陸輕雲笑而不語，轉身走出了茶樓。

喝完桌上那壺涼茶，聽客也三三兩兩散去，說書的收拾好東西，正要起身離開，哪知，兩個蒙著面紗的姑娘一聲不吭坐到了桌對面。

他拱手致歉，「二位姑娘，今兒的書都說完了，若不嫌棄，還請明日再賞臉過來。」

領頭女子道了聲不急，隨後，只見她從袖中摸出一錠銀子拍到桌上，清脆的響聲悅耳動人，逼得說書人不得不再坐了回去。

說書人道：「不知姑娘想聽些什麼？」

女子頓時彎了眉眼，「您誤會了，我今日不是來聽書的。」說罷，她的纖細玉指突然抓住醒木，「啪」地一聲落下，在空曠的廳堂內驚起些許波瀾。

她道：「我今日是來說書的。」

對，她就是那個花錢給別人講故事的人。

品茗閣二樓雅間裡，男子端坐桌前，一襲雪白雲紋錦袍乾淨得一塵不染，在陽光下泛著光，他抿了口清茶，視線從桌上的名冊挪開，漆墨似的鳳眸裡，流光微轉，看向對面的人，薄唇微揚。

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本王果然沒有看錯柳主事。」

被稱作柳主事的男子得了讚賞，當即樂得不能自己，滔滔不絕起來，「王爺您放心，這次聯手彈劾您的，卑職一個不漏地全記在裡面了。這群老臣，別看平日裡一個個都像縮頭烏龜，抱成團膽子倒是大了。」

「不過，他們竟膽敢與您作對，依卑職看，人再多也都是找死。王爺，您可千萬別放過他們，免得他們日後還蹬鼻子上臉了。」

秦瑜聞言笑而不語，修長的手指緩緩摩擦起茶杯邊緣，直到第三圈，指尖垂落，輕擊了下桌面，聲音微乎其微。

立在一旁的楊江卻是即刻察覺，握著利劍的手腕微轉，出聲打斷了說話人。

「柳主事，這件事王爺自有定奪，容不得你在這教王爺做事。」

語畢，男子面色一僵，方才的得意全然不見，一張臉霎時變得慘白，陡地從椅子上彈起，撲通又跪了下去，「卑職不敢！是卑職多嘴，卑職該死！」說著，揮起巴掌一下下擱在臉上，響聲清脆，幾乎要掩蓋了窗外傳進的吆喝聲。

過了一會兒，秦瑜才輕笑制止他，「柳主事這是幹什麼？快起來吧，今日你可是為本王辦了件大事，本王賞你都來不及，怎會讓你死？」

他的聲音朗潤好聽，可在男子聽來卻猶如地獄修羅向自己伸出手，嚇得全身冒起了冷汗。

好在，秦瑜也沒再咄咄逼人，而是將視線挪向了窗外，「吏部還剩郎中一個空閒職，柳主事明日便可遷去了。」

「謝、謝王爺！」

柳央從屋子裡退出時，背後的衣裳浸了汗正緊貼在身上，他長舒口氣，整個人宛若從鬼門關裡走一遭，扶著欄杆，腳步輕顫地下了樓。

日後他還是少邀功吧，否則遲早多折幾年陽壽。

雅間裡，楊江掃了眼名冊，劍眉緊蹙。

「王爺，這次彈劾您，除了兵部，其他五部都有參與，難怪皇上會對您大動肝火。我們是不是得做點什麼？」

秦瑜揚了揚嘴角，「這群老匹夫一個個都是年過半百的人了，想不到還會如此天真，以為這樣就能制衡本王了？皇上若是能理會他們，本王還會留他們到今日？不過，這些人平日裡互相看不對眼，同散沙無異，如今竟能沆瀣一氣，聯手對付本王，本王倒是對這藏在背後從中周旋的人甚是感興趣。」

楊江微微垂眸，腦中浮現出一個人來，「您說，這事會不會是太子從中作梗？」秦瑜噙著笑，望著街上來來往往的人，「這幾日派人盯著祁陽宮，一絲風吹草動都不得放過。」

「是。」

近午時，品茗閣裡越來越熱鬧，人聲鼎沸，吵得人頭疼，秦瑜再坐不下去，起身走出。

二樓猛然走出這樣一個唇紅齒白、樣貌俊秀的仙人，樓下坐著喝茶的，登時就炸開了鍋，其中不乏有婦人的哄笑聲。

三兩個婦人湊成一桌，指著秦瑜小聲議論道：「咱們盛都還有這樣好看的公子？往日怎麼沒見過？」

「一看那打扮就不是普通人家的，妳以為人家沒事都像妳一樣出來溜達？」

「妳不也一樣？還說我……誼，妳說，他跟咱們的攝政王比，哪個更好看？」

當朝攝政王，雖然手段狠戾，但樣貌那是真真的好，不然也不會有這麼多不怕死的還敢上門求親了。

「妳見過攝政王？都沒見過怎麼比？不過攝政王有錢有勢，肯定還是要勝了幾分的。」

「說得倒也是。」

「誼，說起攝政王，妳們沒聽過最近那件事嗎？」這時，隔壁桌的幾人接過話頭。婦人聞聲搭了腔，「什麼事？」

「前幾日盛都城裡傳得沸沸揚揚，說攝政王在圍獵的時候被自家馬兒尪蹶子了！」剛要跨出茶樓門的秦瑜，步子一頓停了下來。

只聽身後的茶客繼續說道：「聽說啊，被踢的那叫一個……嘖嘖，慘不忍睹啊。」

「對對，我也聽說了。估計人這會兒還躺在床上呢。」

「你們說，以後不會得在床上躺一輩子吧？」

議論聲一個比一個大，到最後，竟成了每張桌上的閒談。

秦瑜一張臉黑到了極點，攏在袖中的手攥成拳，咯咯作響。

楊江嚥了下口水，「王爺，屬下這就去將他們都砍了。」說完，利劍蹭地一下出鞘，泛著寒光。

「不必。」秦瑜壓下心中怒火，冷聲道：「速去查清是誰在背地編排本王。」

「是！」

末了，好看的仙人才帶著滿腔怒火拂袖而去。

遠在陸府的始作俑者，冷不防地打了個寒顫。

誰又在背後悄悄摸摸罵她呢？

恭喜宿主！八卦任務：秦瑜圍獵時被自家馬兒尪蹶子。散播人數：150/100。任務完成，獎勵女配光環加一，請宿主再接再厲！

接收到訊息，陸輕雲一改面色，樂呵呵擺了擺手。

想不到這事做起來竟如此簡單，唉，枉費她還為此苦惱了三日。

「小姐，您這馬怎麼缺了條腿？還有這人，這人本來就是光頭嗎？」

陸輕雲正得意時，秋畫在一旁突然嚷嚷起來，她伸手去接繡繃，「是嗎？我看看。

哦喲，還真是，沒事，我再補上去就成了。」

秋畫：「……」

正值盛夏，天兒也亮得早。

伴著聲聲鳥鳴，綠柳枝桠剛披上第一層金色晨光，盛都城的大街小巷便陸續喧鬧起來。

城北遙月河畔，三兩婦人結伴而至，一手圈著木盆抵在腰際，一手牽著自家稚兒，沐在夏日難得涼爽的风兒裡，一路有說有笑。

抵至河畔石階，安置好稚兒，婦人便各自下了石階，在河岸尋地處坐下，著手清洗一家子剛換下的髒衣裳。

梆梆的捶衣聲時起時消，不知誰先起了頭，閒說起昨兒的趣事——

「聽說了嗎？昨兒個晚上，王家那兩口子又打起來了。」

「這兩口子可真不消停，前兩日不是才剛吵翻了天。」

「可不是嘛。」

「欸，那這次又是因為什麼？」

「聽說是她家男人拿錢去喝了花酒，被王家媳婦發現，兩口子吵著吵著就打起來了。」

「嘖嘖……」

稚兒們聽不懂大人的話，便乖巧聚在石階上玩起了疊石子，一個不小心，石子滾出五步開外，一個稚兒忙晃悠著爬起，跌跌撞撞就要去撿，不想有人先他一步撿起。

稚兒抬頭去看，正好對上一張佈滿笑意的面容。

女子朝他伸手，「來，給你。」

接過石子，稚兒便又快速回到同伴身邊。

女子繼續下行，抱著木盆到岸邊，也尋了個地坐下。

她的到來讓周旁瞬間變得安靜，婦人們面面相覷，一時竟都停下了手裡的活兒。

倒是女子先微笑頷首，「姊姊們好，我是昨兒個才搬到這裡的，家就住在北街後。」

「我就說嘛，還是第一次見妳。」其中一婦人聞言，立馬爽朗笑了聲。

這女子瞧著年紀不大，卻挽起了髮，應是剛成婚不久，皮膚雖嫩，但黑了點，樣貌也醜陋了些，左臉還有塊醒目的青色胎記，如此顯眼的人，她不可能沒印象。

「我沒打擾到妳們吧？」

「沒有沒有，妹妹既搬到這兒，以後就都是一家人了，甬跟我們見外。」

「是啊是啊，日後常來走動。」

女子聽了莞爾，歡喜地點點頭，「好，日後還要勞煩姊姊們多照顧了。對了，方才見妳們說得開心，是在說什麼？」

她一口一個姊姊的，嘴兒甜得很，聽得眾人心裡歡喜，便也不遮遮掩掩了，登時將王家的事又從頭說了一遍，這回，連女子也跟著她們一起連連唏噓起來。

一番話畢，女子才繼續搓揉著手裡的衣裳，不急不慢地笑道：「說起來，我昨兒也聽見了一件趣事。」

「妹妹快說來聽聽。」婦人們聞聲皆豎起了耳朵。

「妳們都知道攝政王吧？我聽我家男人說，昨兒個午時，這攝政王用飯時，哎喲，不甚被魚刺卡著嗓子眼了……」

「小姐，該起身了。」

秋畫端著面盆入屋內，備好洗滌用具，又將小姐今日的衣著掛上，燃起千步香，以慢火熏過，幾番忙碌下來已然有好一陣子，卻遲遲未聽見裡屋有動靜。

「小姐？您起了嗎？」

她複又喊了聲，依舊無人應話。

秋畫只好又往裡屋走，直到瞧見自家小姐全身掩在被褥裡的模樣才無奈地搖搖頭，自從小姐落水後清醒過來便患上了愛賴床的壞習性，偏偏自家老爺最不喜人懶惰，真真是愁死人了。

「小姐，您再不起，夫人又要責備您了。」秋畫走近，輕拍了拍床上的人，然而那軟綿的觸感讓她神色一滯。

突地，秋畫生了個膽大的念頭，她一把掀開被褥，果不其然，裡頭躺著的哪裡是自家小姐，分明是幾只疊在一起的枕頭罷了。

驚愣過後，秋畫悶著頭就往屋外衝，「不好了！小姐不見……小姐？」

剛衝出門，她迎面就撞見優哉游哉往回走的陸輕雲，她張了張口，沒說完的話轉個彎又嚥回了肚子裡。

「小姐，您去哪兒了？奴婢可擔心死您了。」

「有什麼可擔心的。」陸輕雲笑了笑，拍了拍秋畫的小腦袋，「我就是見今日天兒好，便出門走走，畢竟早起的鳥兒才有蟲吃嘛。」

秋畫聽得一驚，「啊？小、小姐，您吃、吃蟲了啊？」

「我不吃蟲，我要吃飯，妳快點去吩咐人給我備早食來。」

聽到這話，秋畫才終於鬆口氣，應聲後退了回去。

待腳步聲離遠，陸輕雲忙不迭往裡屋走，坐到梳妝臺前，仔細打量起自己的樣貌。

「嗯，不錯，卸得乾乾淨淨。」

轉眼間，十日期限已過，今日就是陸輕雲要交刺繡圖樣的日子，慢條斯理地用完早餐，她便拉起秋畫到妝鏡前，指著臉左右好一通指揮。

秋畫不敢多言，只得照著做，只是待梳妝完畢，她盯著鏡中一臉憔悴、眼眶子烏黑的小臉，耐不住心中忐忑，還是問出聲道：「小姐，您這樣不太好吧？」

「有什麼不好的。」陸輕雲也端詳起自己的憔悴妝容，片刻後滿意地點點頭，「不錯不錯，辛苦妳了，等下給妳買好吃的。」說罷，又低下頭，開始往十指上纏起細布。

「可小姐……若老爺還是要同您生氣，到時該怎麼辦？」

「我都這樣了他還生氣，是不是親生的呀？」

「小姐！這玩笑可開不得。」秋畫聽了急忙勸道。也不知怎地了，自家小姐竟變成了這麼個口無遮攔的性子。

見她垮著的小臉，一臉擔憂的模樣，陸輕雲笑著站起身，「好好好，我以後不亂說便是。走吧，等下去晚了算妳的。」

秋畫一聽，哪裡敢再多耽擱，急急忙忙揣上繡繡，趕緊跟在陸輕雲身後。

這會兒，陸文修正值退朝回府，換下朝服後便入了書房，於案桌前處理公務，過了一會兒感覺乏了，一抬頭，竟見陸輕雲惺忪著睡眼站到了跟前。

「雲兒？」

「雲兒給爹爹請安。」陸輕雲乖乖福了福身，隨即示意秋畫將繡繡呈上，「爹爹，這是雲兒繡的踏歌圖……」

陸文修接過繡繡，正要仔細看，不想，人目便是粗糙一片……

他時而皺眉，時而搖頭，時而又無奈歎息，神情變換之複雜，陸輕雲猶如在看場默劇。

良久，才見他扔開繡繡，鐵青著臉抬起頭，「這就是妳繡的？」這繡得……小孩子過家家也不過如此！

他還真不知道，自家小女兒竟連這麼點女紅都做不好。陸文修正欲斥責幾句，不想，視線就落在她纏滿細布的十指上。

小丫頭腦袋低垂，雙肩微垂，纏滿細布的十指正局促不安地搓揉著衣角，遲遲不敢抬頭看他，直到他一聲喚，小丫頭才敢抬起頭，卻是臉色憔悴、眼圈烏黑，一看便是好幾日沒睡好覺了。

見此情狀，陸文修不由得歎氣一聲，「看來果真如妳娘親所說，妳確實什麼都記不得了。」

這幾日他才得知陸輕雲不慎落水的事，人是救回來了，卻什麼都記不得，性子也大有轉變，原本他聽府裡傳得沸沸揚揚，還覺得是誇大其詞，但如今這麼一瞧倒真信了幾分。

「是雲兒愚鈍，爹爹責罰雲兒吧，雲兒絕無怨言。」陸輕雲苦著張臉委屈道。

陸文修盯她半晌，終還是無奈唉歎，道：「罷了，妳能撿回條命已然是件幸事，只不過妳也年歲不小了，同余府的婚事將近，接下來的日子妳就好好待在家，勤

加練習女紅，切不可再荒廢度日，到時給我們陸府丟了臉面，可知？」

「嗯，女兒謹記爹爹的教誨。」

「行了，退下吧。」陸文修擺擺手，再次專注於公務。

陸輕雲悄然瞅了眼，福了福身子後，便一臉憂愁地離去。

待出了書房，她才赫然抬起頭，小臉上盡是得意，哪裡還有半點憂愁。

秋畫回身看了眼，隨後問道：「小姐，那老爺還扣您月例嗎？」

「沒說自然就是不扣了。」陸輕雲得意地朝她擠了擠眉，「走，咱們上街買好吃的去。」

她剛一提步，系統音就劈哩啪啦響起——

恭喜宿主！八卦任務：秦瑜被魚刺卡了嗓子眼。散播人數：100/65。任務完成，獎勵女配光環加一。

八卦任務：陸輕雲失了記憶。散播人數：81/50。任務完成，獎勵女配光環加一，請宿主再接再厲！

陸輕雲聽了只覺得神清氣爽，連帶著腳步都輕鬆不少。

第三章 流言從哪來

與此同時，城東的王府裡，一股肅殺氣在屋子裡迅速瀰漫開來。

秦瑜正端坐在桌前，拿起茶蓋輕輕撥開浮沫，悠悠品了一口。這是今早剛送進府的嶽山茶，形色秀麗，茶香醇厚，味道甚是不錯，看他神色自然，似是情緒極佳。見此，不知怎地，楊江非但不覺輕鬆，反而額角還冒出了一層細汗。

「王爺，據屬下查得，流言是從城東的一間茶樓裡傳出。那說書人言，編排此事的是兩名蒙面女子，且收買他將此事傳出。」

聞言，秦瑜眼眸微凝，幽深的瞳孔裡散出些許寒意，他嘴角微揚，淡淡出聲，「哦？那人可找到了？」

「還、還沒，屬下正在派人四處搜查。」楊江說著，腰又往下彎了些，繼續道：「此外……今日城北處又有新的流言傳出了。」

秦瑜托著茶盞的手一頓，隨即擱下，抬眼望過去，問道：「什麼流言？」

「說是……王爺昨日用午餐，被魚刺卡了嗓子眼……」

「啪！」秦瑜拍桌而起，俊美的臉上露出幾許陰鷲，整個人連著那身纖塵不染的白衣，都往外散著陣陣寒意。

「查出背後之人，本王定要叫他生不如死！」

楊江頷首應是，微微抬頭，又補充道：「王爺放心，屬下已經有辦法揪出那背後之人了。」

「哦？」秦瑜略略挑眉，面上浮出些許興致，遂地掀起衣襬又坐下，修長的手指輕擊兩下桌面。

候在門側的小廝立即得令，彎腰而入，手腳俐落地重新換了杯新茶。

他托起茶盞，淡淡出聲，「說來聽聽。」

「是。」楊江不敢繞彎子，便一五一十稟道：「屬下從說書人口中得知，那兩名女子雖以紗蒙面，不識其模樣，但觀其言行舉止，應是一雙年輕主僕。所著衣料

也非尋常人家的粗布陋衣，更像出自鐘鼎人家，至於衣裳樣式，畫師已按說書人所述畫下。

「此外，依說書人所言，那主子未曾佩香囊，身上卻染有一股特殊的香氣，若屬下沒猜錯，應是以香熏衣所致，非富貴人家難以做到如此細緻，且屬下已經領說書人再三確認過香氣，乃是千步香。」

「千步香？」秦瑜抬起的手登時又放下，眼角染上一片嘲弄，「這香在盛都城裡可不常見。」

「王爺說的是。千步香歷年都是從江陵郡運來的貢品，擁有此香的，不是皇室中人就是京中朝臣。屬下派人調查過，京中富貴人家的女子大多喜用百濯香、沉水香以及瑞腦，平民之家則是常用四和香。而千步香雖傳聞能熏人肌骨，不生百病，但實則用之甚少，故要找到背後之人絕非難事。」

楊江話語微頓，嚥了嚥口水，他頭一回獨自分析這麼多，需得停下再醞釀醞釀，才不至於將自己弄暈。

正值此時，門外響起了腳步聲，一侍從急步而至，稟道：「王爺，從城北帶回的幾名婦人皆已招了，說流言是今早在遙月河畔洗衣裳時，從一名樣貌醜陋的女子口中傳出，該女子面有青色胎記、膚色黝黑，身上還有一股好聞的香味。」

楊江立即追問：「是何種香？」

「卑職領人一一確認過，也是千步香。」

楊江若有所思地點點頭，擺手讓人退下，「王爺，那看來確實是同一人所為，屬下這就去命人查清哪家女子面有青色胎記。」

「慢著。」見楊江轉身就要走，秦瑜立即將人叫住，擱下茶杯後站起，「本王剛對你有所改觀，怎地行事又如此衝動了？」

他背起手，緩步到門前，冷然道：「上回是衣著華貴的主子，這回卻是盤桓市井的洗衣婦，儼然是用來迷惑人的障眼法，你還找什麼青色胎記？」

「這……」楊江略有羞愧地撓了撓額角，「依王爺之見，屬下應該從哪裡查起？」

「依本王看，你不如就循著說書人的線索去查，一條線索查到底，自然能查出些不一樣的。」

「屬下明白了！」楊江性子急，剛一得令，就大步退了出去。

看著他心急火燎的背影，秦瑜無奈搖搖頭，罷了，性子也不是說改就能改的。他收回視線，轉而往上看，今日天兒不錯，碧空如洗，就是太陽刺眼了點，逼得他不得不微眯起雙眸。

「倒是許久未有人敢這樣與本王叫囂了。」

「啊啾！」

陸輕雲揉了揉鼻尖，心下一陣懵然，怎麼最近她老愛打噴嚏，莫非有人在背後罵她？她招惹了什麼小肚雞腸的人嗎？

正埋頭想得入神，那邊，秋畫就興高采烈朝她大喊，「小姐小姐，我們買些無花

果乾回去吧？」她此時已在一家果乾鋪子前停下了。

「無花果乾？」

陸輕雲刷地抬起頭，轉瞬，那小肚雞腸的人就被她拋之腦後，取而代之的，是記憶中那白色條狀的零食。

「哪裡有無花果乾？我買！」

清悅的話語聲尚未絕於耳，主僕二人已經興沖沖地鑽進了鋪子。

原本陸輕雲以為古時候的零食一定品類少，食味單調，直到走進這間果乾鋪，她才發覺其實是自己見識太少。

鋪子左右兩側牆，各豎有一人高四人寬的紅木櫃，每隔兩掌之距，便用一塊木板隔開，成了一個個勻稱的屯倉，左側屯倉，是樣式精緻、琳琅滿目的各類點心；右側屯倉，是各式各樣的果乾。

陸輕雲徑直走到了右側，什麼香蕉片、紅薯乾，在這裡已見怪不怪，就連冬瓜都能做成甜絲絲、綠油油的果乾，讓她大開眼界。

掌櫃的迎上前，「姑娘，本店的果乾味道可好著呢，要不您嘗嘗？」

一聽這話，陸輕雲當然就不客氣了，揀起一根無花果乾便嘗了口，酸酸甜甜，竟比記憶中的味道還要好！

她立即衝掌櫃讚許地點點頭，「好吃！掌櫃的，這個、這個、還有那個，都給我來兩斤。」

「得哩！」

隨即，陸輕雲又轉頭看向身後小丫頭，「秋畫，妳想吃什麼儘管買，今兒都算我的。可要珍惜哦，下次就沒這機會了。」

秋畫喜出望外地道：「謝小姐！」

望著跟在掌櫃身後的小丫頭，陸輕雲心裡也不禁歡喜，原劇情裡，秋畫這姑娘壞雖壞，但對原主忠心不二，幹的那些壞事，無一不都是想為原主出頭，既然她現在才是陸輕雲，自是有責任將這姑娘引上正途。

想到這，陸輕雲當即拍了拍自己的荷包，一臉豪橫，「秋畫，妳放開選，有小姐替妳擔著！」

「雲兒這般慷慨，那我也可以選嗎？」

正這時，身後冷不丁有人突然搭腔，嚇得陸輕雲一激靈，她拍了拍胸口，沒好臉色地回過頭，「誰呀！嚇死我了。」

一回頭才發現，自個兒身後竟立著一個紅衣男子。

男子身形頎長、樣貌俊朗，一襲紅衣，顯得格外有精神，望向她時，眉眼間還盡是歡喜，這副模樣倒是讓人消了半肚子火氣。

「公子，你是哪位？」

「……雲兒，妳、妳不認識我了？」男子笑意頓減，轉而滿臉吃驚。

秋畫聞得動靜，登時拋下手裡的東西，趕忙過來解釋，「小姐，這位是余公子，父親是刑部尚書大人。余公子，前段時日我家小姐不慎落水，驚嚇過度，醒來後有些事便記不得了，您別見怪。」

「落水？這麼大的事怎麼沒人同我說？」男子焦急地抓住陸輕雲的肩膀左看右看，心急如焚地問：「雲兒，妳沒事吧？可覺得還有哪裡不舒服的？」

「沒有。」陸輕雲一把拍掉他的手，勉強擠出一抹笑，「好了，我全好了。」

「真的？那就好，擔心死我了。」男子得以鬆口氣，正要再說話，卻見面前姑娘往後退一步，似是有意避開他，立馬一縷憂傷染上眉梢，「不過雲兒，妳當真不記得我了？我是余子安呀，跟妳青梅竹馬長大，是妳的未婚夫！」

「呃……」陸輕雲立即又後退一步。

她是不記得嗎？不，正是因為記起來了，所以她更要躲得遠遠的。

余子安，刑部尚書之子，有權有勢的大少爺，陸輕雲的……舔狗。

說好聽點，他是深情，畢竟從頭到尾都只鍾情原主一人，即便原主看都懶得多看他一眼。說難聽點，就是一舔狗，為了讓原主多看他一眼，助紂為虐，利用權勢沒少幹傷天害理的事。

整個劇情裡，她最不想見到的人便是秦瑜和余子安，秦瑜令她害怕，余子安讓她厭惡。

「雲兒，妳別怕，我是絕不會傷害妳的。」

「嗯嗯，我知道。」陸輕雲接過掌櫃遞來的油紙包，趕緊付了錢，便朝余子安極有禮貌地點了點頭，「余公子，我還有事，改日、不，有緣再會。」說罷，拉起秋畫就急步出了鋪子。

「雲兒！」

若是早知會碰見余子安，陸輕雲寧願守在屋子裡習女紅也絕不踏出府門半步，這下可好，無端多了條跟屁蟲。

「雲兒，妳別走那麼快，既然妳不記得了，要不我陪妳四處走走，說不準都能記起呢。」

「不必，人要學會忘記，我不準備記起了。」

「那、那就不記了，對了，城裡新開了家酒樓，聽說味道不錯，我帶妳去坐會兒吧。」

「不必，我最近減肥。」

「嘎？妳都這麼瘦了，要多吃點才好。誼雲兒，妳等等我。」

一路攻防交錯，不知不覺間竟已到了陸府門前，正值陸言月從府裡走出，陸輕雲見了，登時大喜，猶如看見救星般，衝到了陸言月身後。

就是可憐了秋畫，一路被這麼拽著前行，冷不防被人拋棄，踉蹌幾下，差點沒站穩腳。

「小、小姐……」

「雲兒。」到底是男子，余子安追到跟前時，大氣都不帶喘一下。他皺起眉，對陸言月嫌棄道：「陸言月，妳給本少爺讓開。」

這邊，陸言月還未弄清狀況就莫名被人吼了一聲，心裡自是大為不快，正要出聲罵回去，豈料身後人竟先一步開了口。

「你說什麼呢？這裡是陸府，憑什麼是她讓開？余子安，你走開，我沒什麼想跟

你說的。」

余子安頓時一臉不解，「雲兒，妳怎麼還幫她說起話來了？」

聞此，陸輕雲嗤之以鼻，毫不客氣道：「她是我長姊，我不幫她說話，難道還幫你這個外人說話不成？」

這話一出，陸府門前瞬間變得安靜下來，非但陸言月和余子安一臉詫異，就連撐著膝蓋大口喘氣的秋畫，立時也把氣給憋了回去。

小姐，您不是說，咱們以後做人要真誠點嗎？

陸府的姊妹情深只存在於陸文修面前，於是秋畫趕緊放眼掃了圈四周，咦，老爺今日不在，那小姐這是吹得什麼風？

絲毫沒有察覺眾人的怪異眼神，陸輕雲一心只想驅余子安離開，「余公子，我如今許多事都記不得了，你於我而言更是與陌生人無異，你就別這般糾纏了，我晚上會作噩夢的。」

「我……」

聽了她的話，余子安難掩一臉失落，想再靠近些，卻又被護主心切的冬雪給一把攔住，只得委屈道：「雲兒，妳相信我，我對妳沒有惡意的。」

「是，沒有惡意有他意。」陸輕雲別過臉小聲嘀咕。

陸言月不慎將她的悄悄話給聽了去，嘴角微微一動，竟覺得有幾分好笑。

她這個嫡妹可不似面上這般純真無害，心眼多著呢，雖不喜余子安，可又瞧中人家是個高門大戶，故往日裡沒少虛情假意，今日怎地，竟還故作矜持了？

「雲兒別怕，長姊也相信余公子對妳無惡意，從前妳不是挺歡喜他的嗎？縱使記不得了，這份情誼也不會忘了呀。」陸言月含著笑，將陸輕雲從自個兒身後揪出，推到身前，還不忘加油添醋一把，「雲兒莫要任性，傷了余公子的心可就不好了，你們尚有婚約在身呢。」

陸輕雲詫異盯著眼前這個滿面笑意的女子，猛然間才反應過來，對了，這人不僅是原主的長姊，更是原主最大的敵人呀！

怪她病急亂投醫！

聽了陸言月那番話，余子安喜不自勝，當即又湊了上來，「原來雲兒妳對我竟有如此情誼，妳放心，我余子安對天發誓，此生絕不辜負妳！」

「……大可不必。」陸輕雲一面悄然後退，一面朝旁處的秋畫招招手，「秋畫，走了！」話音一落，便轉身衝進了府內，滑溜得很，眨眼間就不見人影了。

目送那道嬌俏的身影消失在路盡頭，余子安心裡一陣悵然，但很快，便又被一股甜滋滋的心緒所填滿，他喃喃自語道：「雲兒放心，我定會早日將妳娶回府。」說罷，踩著飄忽的步子，晃悠悠離去。

「那余公子真是傻的，二小姐明明很討厭他，奴婢都看出來了。」冬雪望著那一步三回頭的人，好笑道。

「是嗎？」陸言月嘴角微揚，撫整了方才被陸輕雲抓皺的衣袖，譏諷出聲，「我倒是覺得這二人天生絕配，只不過……」想嫁進余府？她本事可還差點。

一回到曲水小院，陸輕雲便命婢子守好院門。入了屋，將油紙包隨意扔向桌子，一屁股就癱坐到了太師椅上，仰天長歎起來。

「哎喲，可累死我了。」她這輩子都沒跑這麼快過！

秋畫隨在身後走近，笑著將東西收好，勸說道：「小姐，其實奴婢覺得余公子待您挺好的，您大可不必這樣躲著他。提早培養感情也好，日後成了親，夫婦間也和睦些。」

「誼，打住！妳不說我又差點給忘了。」陸輕雲騰地坐起，捏著下巴若有所思，「不行，這門親事我得想辦法給攪黃了。」

「攪黃？」

「就是說……讓這門親事作罷。」

「啊，小姐，這樣不好吧。」秋畫急忙湊過去，「您以前不是說，您雖不喜余公子，但余府卻是門好親事，一般人還高攀不上嗎？」

「那以前是我腦子不好，胡說的，現在說的才作數。」見秋畫還要再說，陸輕雲立馬威脅，「好了，不准再勸。妳再勸，我、我就把妳嫁給守在後門的那個小傻子去！」

「唔！」

秋畫立馬捂住口，小腦袋晃地像個撥浪鼓。

此番，陸輕雲才心滿意足起身，下了決定，便準備去找陸夫人談談此事。

只不過，才剛走出門沒一會兒她就驀然停下，「小丫頭，妳站住。」當即叫停了一個正往院內走的婢子，問道：「妳端的是什麼？」

婢子微微低頭，「回小姐，這些都是剛為您洗好的衣裳。」

果然……

她翻尋幾下，很快就找到壓在中間的那件粉白色錦裙，隨即衝婢子擺擺手，「好了，妳忙妳的。」

待那婢子走遠，陸輕雲才將錦裙塞到秋畫懷裡，仔細叮囑道：「這衣裳不要了，扔？不對，燒了，連灰都不准剩，知道嗎？」

「為什麼啊小姐，您平日裡最喜歡這件了。」

「妳別管那麼多，只管辦就是，現在就去，快。」

見她催得急，秋畫也不敢多耽擱，急急忙忙抱著衣裳就快步離開。

陸輕雲這才稍稍放下心，甩著寬大的袖子，蹦蹦跳跳往陸夫人的院子去了。

直到抱著衣裳到廚房，秋畫也沒想明白自家小姐到底是何意，索性她也不想了，反正主子的命令她只要照辦就是。

如此想著，她便在廚房前生起了火，正要將衣裳扔進去，突地被一聲呼喚給叫停。

「秋畫姑娘，妳這是要幹什麼呢？」

「哦，李嬈嬈，小姐不要這件衣裳，命我將它燒了。」

「這麼好看的……這樣吧，婆子來幫妳。」李嬈嬈不由分說接過衣裳，「姑娘去忙吧，婆子幫妳燒了。」

「可這……」

「哎呀，婆子還會矇騙妳不成？妳再磨蹭，小姐要是找不到妳，免不了要生氣的。」
「那行吧。」秋畫不疑有他，只好衝李嬾嬾叮囑一句，「妳一定得燒啊，要連灰都不剩。」

「行了行了，快走吧。」

目送秋畫離開，李嬾嬾才收回視線，看向懷裡的衣裳，佈滿老繭的手指細細摸過上頭精緻的絲線，混濁的眼裡滿是心疼。

「哎呀，這麼好的衣裳，婆子可捨不得燒啊。」

喃聲中，她看了一眼周旁，只見四下無人，當即咬咬牙，將衣裳圈成一團，藏在了懷裡，隨即熄滅火，快步從後門溜出。

「夫人，小姐來了。」司柳頷首入屋內，溫溫稟了聲。

正倚在榻上閉目養神的陸夫人睜開眼，悠悠看過去，只見一個小腦袋瓜率先冒了出來。小丫頭滿是笑容走進，甜甜地朝她喚了一聲。

「娘。」

陸夫人聽得心裡歡喜，可面上卻不顯，裝模作樣不在意，懶懶地挪了眼，「我當誰來了，原來是已經長大的二小姐啊。二小姐還來這裡做甚，我已經沒什麼好教妳的了。」

喲，這夫人還怪喜歡陰陽怪氣的，不過既然她已認下陸輕雲這個身分，那作為陸輕雲生身父母的陸老爺和陸夫人，她自當也要盡所能地孝順和敬重了。

知陸夫人這是還在氣女紅一事，陸輕雲聽了非但不覺不快，反倒乖巧地搬張椅子到榻前，挨著其坐下。

「娘，您這說的什麼話？莫說雲兒才剛及笄，就是二十八、九了，在您跟前也還是從前那個小丫頭，需跟著您學的東西還多著呢。」

「二十八、九？」陸夫人一聽，提起手裡的團扇就輕敲在她頭上，「都老姑娘了，娘早把妳嫁出去，讓妳夫君幫管著了，妳娘我才不費那心思。」

聞言，陸輕雲摸了摸腦袋，又含著笑扯一扯她衣袖，撒起嬌來，「娘怎能說這麼生分的話呢，雲兒不是您的貼心小棉襖嗎？」

「算了吧，就妳這件小棉襖穿身上，還不得把我給凍死了。」陸夫人沒好氣地戳了下她眉心，從容坐起身，一副了然的模樣看過去，「說吧，不好好待屋子裡學女紅，跑來這裡，是又想求娘做甚？」

陸夫人爽快，一下就說到重點，陸輕雲調皮地抿嘴一笑，自然也不再兜圈子。

「娘，我是想同您商量商量跟余府的婚事。」

「婚事？怎麼，現在就等不及嫁過去了？可真不害臊。」

「娘，您聽我說完呀。」陸輕雲佯裝慍惱，鬆開她衣袖，「我說的不是這個，我是想說……這門婚事能不能作罷？」

「作罷？」陸夫人大為吃驚，與同樣驚訝的司柳相視一眼後，趕緊拉著她到身旁坐下，「為何要作罷？是余子安欺負妳了？」

「不是，是我不喜歡他，不想嫁給他。」陸輕雲說得一臉坦然。

「傻丫頭。」輕拍了拍她的手，陸夫人儼然一副過來人的模樣，由衷勸道：「喜歡能當飯吃啊？過得好才是最重要的。余府家大業大，余尚書在京又有權勢，余子安還是他家唯一獨苗，妳嫁過去日後可什麼都不愁了。」

「更何況，娘可看得出，余子安待妳一心一意。妳說，妳上哪兒找這麼好的一樁親事去？不是娘唬妳，林熙母女可眼紅著呢，就妳傻，還不樂意。」

陸輕雲別過臉，撇了撇嘴，暗自腹誹，那陸言月可不眼紅呢，人家未來是要當太子妃、當皇后的人，誰稀罕他余子安啊。

「娘，可我不喜歡他呀，您就忍心看著雲兒嫁過去後，整日對著個不喜歡的人愁眉苦臉？」

陸夫人神色一凜，似是想到什麼，忙不迭追問：「那妳是有喜歡的人了？」

「那倒沒有。」

這才叫陸夫人舒口氣。

「這不就得了？妳都沒喜歡過人，怎知那人就不是余子安？再說，感情是可以培養的，妳看看爹爹和娘親，成親前可連面都沒見過，現在，日子還不是過得好好的？」

不說這個還好，一說起這，陸輕雲登時更堅定了悔婚的念頭，作為人夫，陸文修娶妻又納妾，這、這活脫脫就是個反面教材啊！

「我不管。」見其絲毫沒有要鬆口的意思，她也不多費口舌了，直接撂下話，「反正我不嫁他，爹爹指的婚，您讓爹爹嫁去。」

「傻丫頭，說什麼胡話！這話叫妳爹爹聽去，還不打斷妳的腿。」陸夫人又氣又好笑，只覺得女兒自從落水醒來，這性子較往日更隨興了些。

陸夫人搖起小扇，一臉沒轍的樣子，「反正這事啊，由不得妳，也由不得娘。婚是妳爹定的，除非妳能找到個更好的人家，否則啊，娘看妳再怎麼鬧也沒用。」

「您以為，找個好人家是去菜市口挑青菜啊？哪兒那麼容易。」陸輕雲輕哼一聲，委屈地站起，「您那是激將法，可惜對我沒用。反正我不找，我也不嫁，實在不成，您再跟爹爹生一個女兒，讓她嫁去。」說罷，她甩起袖子，又風風火火地離去。

「嘿，妳這丫頭……」陸夫人氣得語噎，可惜人已走遠，她只得扶著額角，接連歎氣，「這丫頭真是越來越無法無天了。」

司柳見了，忙不迭上前替她按摩，輕笑道：「夫人莫要憂心，依奴婢看，小姐的性子是越發活潑了些，這未嘗不是件好事。」

「還好事？妳聽她剛才說的，像是個大家閨秀說的話嗎？這樁婚事可不能任由她胡鬧。」

「這事夫人就更不用擔心了，小姐怕是與余公子鬧彆扭才如此說的，要不了幾日就好了，哪是真的要取消婚約。」

聞言，陸夫人向後靠了靠，輕輕闔眼，說道：「但願吧。」